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六

唐 李白 撰

序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
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
未變玉顏已緇何常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

薄遊人間紫微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
表不用於襍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
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
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行邁
煙景晚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淥水於遥海欲
去不忍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半平生酣暢未若
此筵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突飲醪酒醉揮素琴余
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

將膾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
散為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
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
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
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
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

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
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
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
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
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然笑謝人
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
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夏日奉陪司馬武公與羣賢宴姑孰亭序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蔓翬飛巉絕浦嶼蓋有前攝
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
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閑琴夕酌清月蓋為接輿軒祖
遠客之佳境也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
古獨映方外因據胡牀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
諸公曰此亭跨姑孰之水可稱為姑孰亭焉嘉名勝槩
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卧白
雲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

則清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為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
南鄰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
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江夏送林公上人遊衡嶽序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
為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
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人口閑雲無心與化偕
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

名嶽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竊望長沙之煙
火遥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
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廻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
相去九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托志於廬
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揺心青楓夾岸目斷川
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朱暉耿

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
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乎玄風三清垂拱穆然紫極天人
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坐明哲皆清朝旅
人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
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
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
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翰才峻發白每一篇一
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苦

天風枯聲雲帆涉漢同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
杯敘離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春於姑孰送趙四流炎方序

白以鄒魯多鴻儒燕趙饒壯士蓋風土之然乎趙少翁
才貌瓌雅志氣豪烈以黃綬作尉泥蟠當塗亦雞棲鶴
籠不足以窘束鸞鳳耳以疾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高堂
而墜心指絕國以搖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借光景於
頃刻開壺觴於洲渚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暝

色盡是傷心之樹然自吳瞻秦日見喜氣上當攫玉弩
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冀白日迴照丹心可明巴
陵半道坐見還吳之棹令雪解而松柏振色氣和而蘭
蕙開芳僕西登天門望子於西江之上吾賢可流水其
道浮雲其身通方大適何往不可何戚戚於路歧哉

秋於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
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

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專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
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涕為笑
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
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溲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
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
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
負夙願慙歸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

闕乎

送黃鐘之鄱陽謁張使君序

東南之美者有江夏黃公焉白切飲風流嘗接談笑亦有抗節玉立光輝罔然氣高時英辯折天口道可濟物志棲無垠鄱陽張公朝野榮望愛客接士即原嘗春陵之亞焉每欽其辭華懸榻見往而黃公因訪古跡便從貴遊乃僑裝撰行去國遐陟諸子銜酒惜別脫巾贈分沈醉烟夕惆悵涼月天南迴以變夏火西飛而獻秋汀葭颯然海草微落夫子行邁我心若何母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湖水悠沔勗哉是行共賦武昌釣臺篇以慰別情耳

早春於江夏送蔡十還家雲夢序

吾觀蔡侯奇人也爾其才高氣遠有四方之志不然何周流宇宙太多耶白遐窮冥搜亦以早矣海草三綠不歸國門又更逢春再結鄉思一見夫子冥心道存窮朝晚以作宴驅煙霞以輔賞朗笑明月時眠落花斯遊無何尋告睽索來暫觀我去還愁人乃浮漢陽入雲夢鄉

世云叩歸魂亦飛且青山綠楓累道相接遇勝因賞利
君前行既非遠離曷足多歎秋七月結遊鏡湖無憊我
期先子而往敬慎好去終當早來無使耶川白雲不得
復弄爾鄉中廖公及諸才子為詩略謝之

秋日於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
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風俗遠蓋陶唐氏之人歟襟四
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則陽曲

丞王公神仙之胄也爾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
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鼇弄筆海虎攬辭場又若石艾
尹少公廊廟之器口折黃馬手揮青萍咸道貫於人倫
名飛於日下實難沉屈永懷青霄劍有隱而氣衝七星
珠雖潛而光照萬壑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
大搜羣才以緝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
昇聞海激佇乎三千天飛期於六月必有以也豈徒然
哉有從兄太原主簿舒才華動時規謀匠物乃黜翠幕

筵虹梁瓊羞霞開羽觴電舉然後抗目遠覽憑軒高吟
汾河鏡開漲藍都之氣色晉山屏列橫朔塞之郊原屏
俗事於煩襟結浮歡於落景俄而皓月生海來窺醉容
黃雲出關半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揺心促裝望丹
闕而非遠揮玉鞭而且去白也不敏先鳴翰林幸叨玳
瑁之筵敢竭麒麟之筆請各探韻賦詩寵行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昔謝安四十卧白雲於東山桓公累徵為蒼生而一起

常與支公遊賞貴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
爾僕與倩公一面不忝古人言歸漢東使我心瘳夫漢
東之國聖人所出神農之後季良為大賢爾來寂寂無
一物可紀有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先生六十而隱化
若繼跡而起者惟倩公焉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
日且能傾產重諾好賢攻文即惠休上人與江鮑往復
各一時也僕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思親遂行流涕
惜別今聖朝已捨季布當徵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

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耶作小詩絕句以寫別意
彼美漢東國川藏明月輝寧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

餞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
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
生危疑而潛苞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
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鱣生人於哮虎呼吸江
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

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
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
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
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殭屍盈川水膏於滄溟
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
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脩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
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
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

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
良牧出祖烈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
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
老矣序何能為

澤畔吟序

澤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業文宗早茂才秀
起家校書蓬山再尉開輔中佐于憲車因貶湘陰從宦
二十有八載而官未登於郎署何遇時而不偶耶所謂

大名難居碩果不食流離乎沅湘摧頽於草莽同時得罪者數十人或才長命夭覆巢蕩室崔公忠憤義烈形于清辭慟哭澤畔哀形翰墨猶風雅之什聞之者無罪覩之者作鏡書所感遇愬二十章名之曰澤畔吟懼奸臣之猜常韜之於竹簡酷吏將至則藏之於名山前後數四蠹傷卷軸觀其逸氣頓挫英風激揚橫波遺流騰薄萬古至於微而彰婉而麗悲不自我興成他人豈不云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掩卷揮涕為之序云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咸誇炫
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
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膽楚越鴻鵠鳳
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少君讀易時作於
小文四方賢豪眩然景慕雖長不過七尺而心雄萬夫
至於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雲動天非嵩
丘騰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飲香名况親承光輝恩

甚華萼他鄉此別誰無恨耶時林風吹霜散下秋草海
鴈嘶月孤飛朔雲驚魂動骨憂瑟落涕抗手緬邁傷如
之何且各賦詩以寵岐路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
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
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
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幽賞未

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
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斗數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烟子元演隱
仙城山序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
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人神農之
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
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

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
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度淥水
以先去吾不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
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
坐松月有所款然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卧花高
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白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浮

雲自謂德參夷顏才亞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事退
而風義可合者厥惟戴侯寓居長沙稟湖嶽之氣少長
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可以崇德謨猷
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統以四美何往而
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用辭翰炳發昇聞天
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
不遠千里訪余以道邛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
下獨立每延以宴謔許為通人獨孤有鄰及薛諸公咸

亦以為信然矣屬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憩祝融之雲峯
弄茱萸之湍水軒騎糾合祖於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
劍舞增氣沉江葉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
見周張二子為論平生鷄黍之期當速赴也

早夏於江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

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窮此道者其惟傅侯耶侯
篇章驚新海內稱善五言之作妙絕當時陶公愧田園

之能謝客慙山水之美佳句籍籍人為美談前許州司
馬宋公蘊冰清之姿重傳侯玉潤之德妻以其子鳳皇
子飛潘楊之好斯為睦矣僕不佞也忝于芳塵宴同一
筵心契千古清酌連曉玄談入微歡攜無何旋告睽坼
將軍叔英略蓋古英明洞神天王貴宗誕育賢子八龍
增秀以列次五色相輝而有文會言高樂曉餞金門洗
德絃觴怡顏朱明草木已盛且江嶂若畫賞盈前途自
然屏間坐遊鏡裏行到霞月千里足供文章之用哉征

帆空懸落日相逼二季揮翰詩其贈焉

冬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覲

省序

紫雲仙季有英風焉吾家見之若衆星之有月貴則天
王之令弟寶則海嶽之奇精遊者所謂風生玉林清明
蕭灑真不虛也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錦繡耶不
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吾因撫掌大笑揚眉當之使
王澄再聞亦復絕倒觀夫筆走羣象思通神明龍章炳

然可得而見歲十二月拜省于淮南思白華之長吟眺
黃雲之晚色目斷心盡情懸高堂傾蘭醕而送行赫金
鞍而照地錯轂蹲野朝英滿筵非才名動時何以及此
日落酒罷前山陰煙殷勤惠言吾道東坐想洛橋春色
先到淮城見千條之綠楊折一枝以相贈則華萼情在
吾無恨焉羣公賦詩以光榮餞

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文集卷二十七

唐 李白 撰

讚

當塗李宰君畫讚

天垂元精嶽降粹靈應期命世大賢乃生吐奇獻策敷
聞王庭帝用休之揚光泰清濫觴百里涵量八溟縉雲
飛聲當塗政成雅頌一變江山再榮舉邑抃舞式圖丹

青眉秀華蓋目朗明星鶴矯閭風麟騰玉京若揭日月
昭然運行窮神闡化永世作程

金陵名僧顧公粉圖慈親讚

神妙不死惜生此身託體明淑而稱厥親粉為造化筆
寫天真貌古松雪心空世塵文伯之母可以為鄰

李居士讚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
風是騁了物無二皆為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寫真貌圖

粉繪生為垢塵從白得衰與天為鄰默然不滅長存此身

安吉崔少府翰畫讚

齊表巨海吳嗟大風崔為令族出自太公克生奇才骨
秀神聰炳若秋月騫然雲鴻爰圖伊人奪妙真宰卓立
欲語謂行而在清晨一觀爽氣十倍張之座隅仰止光
彩

宣城吳錄事畫讚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風霜秀骨圖真像賢傳
容寫髮束帶嶽立如朝天闕巖巖兮謂四方之削成澹
澹兮申五湖之澄明武庫肅穆辭峯崢嶸大辯若訥大
音希聲默然不語終為國禎

壁畫蒼鷹讚

譏主人

突兀枯樹傍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凝
金天之殺氣凜粉壁之雄姿背銛劍戟爪握刀錐羣賓
失席以睥眄未悟丹青之所為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

何意終年而在斯

方城張少公廳畫師猛讚

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

一作眉竦

目颭灑毛骨鋸牙銜霜鉤爪抱

一作把

月掣蹲胡以震怒

謂有夏之堯杌永觀厥容神駭不歇

羽林范將軍畫讚

羽林列衛壁壘南垣四十五星光輝至尊范公拜將遙
承主恩位寵虎臣封傳鴈門瞻天蹈舞踴躍精魂逐逐

鶚視昂昂鴻騫心豪祖逖氣爽劉琨名震大國威揚列
藩麟閣之階粉圖華軒胡兵百萬橫行縱吞爪牙帝室
功業長存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讚

我聞金天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
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
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
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渠

瑠璃為樓殿之飾頗黎碼碯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
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秦夫人
奉為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玉之清
敷聖善之訓以伉儷大義希拯拔於幽塗父子恩深用
重修於景福誓捨珍物構求名工圖金創端繪銀設像
八法功德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清
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未及
發願若已當生未及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

極酌而難名讚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碧海水身光紫金山勤
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
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祐為舟梁八十一
劫罪如風掃輕霜諦觀無量壽長放玉毫光

江寧楊利物畫讚

太華高嶽三峯倚天洪波經海百代生賢為夔為龍廓
土濟川趙城開國王樹凌煙筆鼓元化形分自然明珠

獨轉秋月孤懸作宰作程推剛挫堅德合窈冥聲播蘭
荃鴻漸麟閣英圖可傳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讚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
縹緲紫頂煙艷丹眸星皎昂昂欲飛

一作
貯胎

霍若驚矯形

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唳於風霄終寂立於露曉凝翫
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絃儻感至精以神變
可弄影而浮煙

誌公畫讚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

一作身

寥廓無主錦幪烏

爪獨行

一作遊

絕侶刀齊尺量扇迷陳語丹青聖容何住

一作往

何所

琴讚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為綠綺徽
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朱虛侯讚

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昇光陰虹賊虐諸呂擾攘朱虛來歸會酌高堂雄劍奮擊太后震惶爰鋤產祿大運乃昌功冠帝室于今不亡

觀飲飛斬蛟龍圖讚

飲飛斬長蛟遺圖畫中見登舟既虎嘯激水方龍戰驚波動連山拔劍曳雷電鱗摧白刃下血染滄江變感此壯古人千秋一作載若對面

地藏菩薩讚

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先生死雪賴假普
慈力能救無邊苦獨出曠劫導開橫流則地藏菩薩為
當仁矣弟子扶風寶滔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清風
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惠劍於真宰湛本心於虛空願圖
聖容以祈景福庶冥力憑助而厥苦有瘳爰命小才式
讚其事讚曰

本心若虛空清淨無一物焚蕩滯怒癡圓寂了見佛五

綵圖聖像悟真非妄傳
掃雪萬病盡爽然清涼天讚此
功德海永為曠代宣

魯郡葉和尚讚

海英嶽靈誕彼開士了身皆空觀月在水如薪傳火朗
徹生死如雲開天廓然萬里寂滅為樂江海而閑逆旅
形內虛舟世間邈彼崑閬誰云可攀

李太白文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八

唐李白撰

頌銘記

趙公西候新亭頌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牧
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
于宛陵祇明命也惟公代秉天憲作保南臺洪柯大本

聿生懿德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略初以
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
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子識面宰衡動聽
殷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不屈三州所居大化咸
列碑頌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
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時無莠言退公之暇清眺原隰
以此郡東塹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輶軒錯出
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寡列樹行無清

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壑炎景爍野秋霖灌途馬逼
側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
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罔恢永圖及公來思大草前
弊實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廻崗龍盤沓嶺波起勝勢
交至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如是營遂鏟崖坦堙卑驅
石剪棘削污壤堦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儉則不陋
麗而不奢森沉閑闕燥濕有庇若鼇之湧如鵬斯騫紫
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連峯之積翠信一

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先人倫之
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參軍吳鎮宣城
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
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儔功不日而就總是役
也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沉吟以稱嘆邦人聚舞以相賀
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謠頌以名之則必
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白以為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
留要衝無勿拜之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

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眈眈高亭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鏘鏘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

共工不觸山媧皇不補天其洪波汨汨流伯禹不治水萬人其魚乎禮樂大壞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

包陰陽力掩造化首出衆聖卓稱大雄彼三者之不足
徵矣粵有我西方金僊之垂範覺曠劫之大夢碎羣愚
之重昏寂然不動湛而常存使苦海靜滔天之波疑山
滅炎崑之火囊括天地置之清涼日月或墜神通自在
不其偉歟魯郡崇明寺南門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者
蓋此都之壯觀昔善住天子及千大天遊于園觀又與
天女遊戲受諸快樂即於夜分中間有聲曰善住天子
七日滅後當生七反畜生之身於是如來授之吉祥真

經遂脫諸苦蓋之天徵為大法印不可得而聞也我唐
高宗時有蜀賓桑門持入中土猶日藏大寶清園虛空
檀金淨彩人皆悅見所以山東開士舉國而崇之時有
萬商投珍士女雲會衆布蓄沓如陵琢文石於他山聳
高標於列肆鏡珉錯綵為鯨為螭天人海怪若叱若語
貝葉金言刊其上荷花水物形其隅良工草萊獻技而
去聖君垂拱南面穆清而居大明廣運無幽不燭以天
下所立茲幢多臨諸旗亭喧囂湫隘本非經行網繞之

所乃頒下明詔令移於寶坊吁百尺中標矗若雲斷委
翳苔蘚周流星霜俾龍象興嗟仰瞻無地良可嘆也我
太官廣武伯隴西李公先名琬奉詔書改為輔其從政
也肅而寬仁而惠五鎮方牧聲聞于天帝乃加剖竹于
魯魯道粲然可觀方將和陰陽於泰階致君於堯舜豈
徒閉閣坐嘯鴻盤二千哉乃再崇厥功發揮象教於是
與長史盧公司馬李公等咸明明在公綽綽有裕韜大
國之寶鍾元精之和榮兼半剌道光列嶽才或大而用

小識無微而不通政其有經談豈更僕有律師道宗心
總羣妙量苞大千日何瑩而常明天不言而自運識岸
浪注玄機清發每口演金偈舌搖電光開關延敵罕有
當者由萬竅同號於一風衆流俱納於溟海若乃嚴飾
佛事規矩梵天法堂鬱以霧開香樓及乎島峙皆我公
之締構也以天寶八載五月一日示滅大寺百城號天
四衆泣血焚香散花扶襯卧轍仙鶴數十飛鳴中絕非
至德動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三綱等皆論

窮彌天惠湛清月傳千燈於智種了萬法於真空不謀
同心克樹聖跡太官李公乃命門於南垣廟通衢曾盤
舊規累構餘石壯士加勇力倖拔山纔擊鼓以雷作拖
鴻縻而電掣千人壯萬夫勢轉鹿盧於橫梁泯環合而
無際常六合之振動崛九霄之崢嶸非鬼神功曷以臻
此況其清景燭物香風動塵羣形所需積若都雪粲星
辰而增輝挂文字而不滅雖漢家金莖伏波銅柱擬茲
陋矣或日月圓滿方檀散華清心諷持諸佛稱贊夫如

是亦可以從一天至一天開天宮之門見羣聖之顏巍
巍功德不可量也其錄事參軍六曹英寮及十一縣官
屬有宏才碩德含香繡衣者皆列名碑陰此不具載郡
人郡水使者宣道先生孫太沖得真人紫萼玉笈之書
能令太一神自成還丹以獻于帝帝服享萬壽與天同
休功成身退謝病而去不謂古之玄通微妙之士歟乃
謂白曰昔王文考觀藝於魯騁雄辭於靈光陸佐公知
名在吳銘雙闕於盤石吾子盍可美盛德揚中和恭承

金剛經疏 卷二十八
話言敢不惟命遂作頌曰

揭高幢兮表天宮嶽獨出兮凌星虹神縱縱兮來空佇
扶傾兮蒼穹西方大聖稱大雄橫絕苦海舟羣蒙陁羅
尼藏萬法宗善住天子獲厥功明明李君牧東魯再新
顏規扶衆苦如大雲王注法雨邦人清涼喜聚舞揚鴻
名兮振海浦銘豐碑兮昭萬古

化城寺大鐘銘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鐘驚大夢而能發揮沉潛

開覺茫蠢則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
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勲皇宮
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
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鐘者量
函千鈞聲盈萬壑蓋邑宰李公之所勅也公名有則系玄元
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
有成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厯
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

其傳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治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覩天宮崢嶸聞鐘聲瑣屑乃謂諸龍象曰盍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聾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感應秋毫不挫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晁氏撰鳴鐘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飛廉震驚金精轉潛以融熠銅液星縈而燿燦光噴日道氣歆天維紅

雲點於太清紫煙矗於遥海烜赫宇宙功侔鬼神瑩而
察之吁駭人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躩踞縻金索以上
絙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山以隱隱
響奔電而闐闐赦湯鑊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景福盼
蠻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有孰能興於此
乎丞尉等並衣冠之龜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
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寺主昇朝閑心古容英骨秀
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無形而不燭

直道妙用乃如是然常虛懷忘情繫已利物是人行空
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日暉
蘊虛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
修律儀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
名遂與六曹豪吏姑孰賢老乃緇乃黃鳧趨梵庭請揚
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辭臣恭承德音敢闕清
風之頌其辭曰

雄雄鴻鐘砰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號烜赫聲無邊

摧惝魑魅招靈仙傍極六道下九泉劍輪輟苦期息肩
湯鑊猛火停熾燃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
德方金鐘永不朽

天門山銘

梁山博望關局楚濱夾據洪流實為吳津兩坐錯落如
鯨張鱗惟海有若唯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
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
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任城縣廳壁記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廼東魯之邦自伯禽至于頃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琅邪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

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垓北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繇歷實泉貨之橐籥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制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鎬

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杼嘯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論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

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文集卷二十九

唐李白撰

碑文

比干碑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征島夷師次殷墟乃詔贈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祭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以少牢時

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述其志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諍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夫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曰叔父親其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親不可以觀其危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成湯之業將墜于衆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亡殷為痛公之忠烈其若是焉故能獨立

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
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
之喪也乃觀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
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
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師存則垂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
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義者思
忠者勸其為戒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是豈
無微旨嘗取頤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

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
狂狷之士將奔走之寢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
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
後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必將建皇極立
彝倫闢在三之門垂不二之訓以明知于世則夫人臣
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諍親危
而不救從容安地而自得甚哉不然矣夫孝於其親人
之親皆欲其子忠於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故歷代帝

王皆欲精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武南遷而創其祠
我太宗有天下裡百神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
命郡縣封墳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
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君封德正與神明秩視郡
王身滅而榮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激
天感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首祠堂魄感精動
而廟在鄰邑官非式閭斲石銘表以誌丕烈銘曰

縻軀非仁蹈難非智死於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軀烈

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猛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太虛既張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真人當高秋八月五日
降西方之金精採天長為名將傳之無窮紀聖誕之節
也我高祖創業太宗成之三后繼統王猷如一大盜間
起開元中興力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遏犧農之
頽波返淳朴於太古雖軒后至道由聞蚩尤之師今網
漏吞舟而胡夷起於轂下先天文武孝感皇帝越在明

兩總戎扶風正帝車於北斗拯橫流於鯨口迴日轡於
西山拂蒙塵於帝顏呼吸而收兩京烜赫而安六合歷
列辟而罕匹顧將來而無儔太陽重輪合耀並出宇宙
翕變草木增榮一麾而靜妖氛成功不處五讓而傳劍
璽德冠樂推於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審歷數去已
終大寶假人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授
之元良與天同休相統億祀則我唐至公而無私越三
聖而殊軌騰萬人之喜氣爛八極之祥雲上皇思汾陽

而高蹈解負重於吾君能事斯畢與人更始乃展祀郊
廟望秩山川方掩骼於河洛弔人於幽燕但誅元凶不
問小罪噫大塊之氣歌炎漢之風雲滂洋雨汪濊澡渥
澤除瑕額削平國步改號乾元至矣哉其雄圖景命有
如此者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胤扶陽之貴族雄略邁
古高文變風運當一賢才堪三事歷職剖劇能聲旁流
衣繡而白筆橫冠分符而彤襜入境曩者永王以天人
授鉞東巡無名利劍承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不動房

陵之俗安於太山休奔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深嘉
直誠移鎮夏口救時艱也慎厥職康乃人減兵歸農除
害息暴大水滅郭洪霖注川人見憂於魚鼈岸不辨於
牛馬公乃抗辭正色言于城隍曰若一日雨不歇吾當
伐喬木焚清祠精心感動其應如響無何中使銜命常
祈名山廣徵牲牢驟欲致祭公又盱衡而稱曰今主上
明聖懷於百靈此淫昏之鬼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
巫風其秉心達識皆此類也物不知化如登春臺有若

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之寄幹蠱有立含
章可貞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政其成也臻於小康中
京重覩於漢儀列郡還聞於舜樂選鄂之勝帳于東門
乃登豳歌擊土鼓祀蓐收迎田祖招搖廻而大火乃落
閭闔啓而涼風始歸笙竽和籥之音象星辰而迭奏吳
楚巴渝之曲各土風而備陳禮容有穆簪笏列序羅衣
蛾眉立乎玳筵之上班劍虎士森乎翠幕之前千變百
戲分曹賈勇蘭子跳劍迭躍流星之輝都盧尋橦倒挂

浮雲之影百川繞郡落天鏡於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
之海色獻觴醉於晚景舞袖紛於廣庭鶴髮之叟鴈序
而進曰恭聞天子無戲言恐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
願留公以上聞悅坐棠而食風庶刻石以寘美白觀樂
入楚聞韶在齊採諸行謠遂作頌曰

爽朗太白雄光下射崢嶸金天華嶽旁連降精騰氣赫
矣昭然誕聖五日垂休萬年孽胡挺災大人有作雷霆
發揚攬槍乃落九服交泰五雲縈薄掃雪屯蒙洗清寥

廓軒后訪道來登峨嵋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轉駕
兩曜迴規重遭唐主更覩漢儀肅肅韋公大邦之翰秀
骨嶽立英謀電斷宣風樹聲遠威逆亂不長不極樂奏
爭觀九劍揮霍魚龍屈盤東廻舞袖西笑長安頌聲載
路豐碑是刊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
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來其名節尤彰可

激清顏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
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達
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
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
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
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
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
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

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
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
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
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
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
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
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之
士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

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像如在精魂可悲惜
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
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
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
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
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
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

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減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人至于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遏屠岸之誅存孤嗣趙

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尚書曾祖駿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審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弈葉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妣有吳錢氏及長史即世夫人早孀弘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少卿當塗縣丞感槩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為子房紳卿尉高郵才

名振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嬰王者三江之巨橫白額旦去清琴高張兼操刀永興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子而炊骨吳楚轉輸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襁負雲集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既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本道採訪大使皇甫公侁聞

而賢之擢佐輔軒多所弘益尚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
朝相國崔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謂投刃而
皆虛為其政而則理成去若始至人多懷恩新宰王公
名庭璘巖然太華浼然洪河含章可貞幹蠱有立接武
比德絃歌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思
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韓公之遺美白
採謠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實

為帝里時艱世訛薄俗如燬韓君作宰撫茲遺人滂注
王澤猶鴻得春和風潛暢惠化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
塵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

王者立國君人聚散六合咸土以百里雷其威聲華其
俗而風之漁其人而涵之其猶衆鮮洋洋樂化在水波
而動之則憂賴尾之刺作焉徐而清之則安頌首之頌
興焉苟非大賢孰可育物而能光昭絃歌卓立振古則

有虞城宰公焉公名錫字元勲隴西成紀人也高祖楷
隋上大將軍繇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陽公曾祖騰雲皇
朝廣茂二州都督廣武伯祖立節起家韓王府記室參
軍襲廣武伯父浦郢海淄唐陳五州刺史魯郡都督廣
平太守襲廣武伯皆納忠王庭名鏤鐘鼎侯伯繼跡故
可略而言焉公即廣武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壽
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羣吏罕測望風敬憚秩
滿轉右武衛倉曹參軍次任趙郡昭應縣令奉詔修建

初啟運二陵總徒五郡支用三萬貫舉築雷野不鞭一人功成餘八千貫其幹能之聲大振乎齊趙矣時名卿巡按陵有黃赤氣上衝太微散為慶雲數千處蓋精勤動天地也如此因粉圖奏名編入國史天寶四載拜虞城令而天章寵榮俾金玉王度罔若七曜昭回堂隅於戲敬之哉宸威臨顧作訓以理其俗魯而木舒而徐急則很戾緩則烏散公酌以鈞道和之琴心于是安四人敷五教處必糲食行惟單車觀其約而吏儉仰其敬而

俗讓激直士之素節揚廉夫之清波三月政成鄰境取
則因行春見枯骸于路隅惻然疚懷出俸而葬由是百
里掩骸四封歸仁有居喪行號城市者習以成俗公勗
之親鄰厄以凶事而鰥寡惻獨衆所賴焉可謂變其頹
風永錫爾類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
幾百家焉公訓為純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
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職茂聞為災官
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

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為甘泉蟲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惟公志氣塞乎天地德音發乎聲容縞乎若寒崖之霜湛乎若清川之月彈惡雪善速若箭飛尤能筆工新文口吐雅論天下美士多從之遊非汝陽三公三伯之積德則何以生此邑之賢老劉楚瓌等乃相謂曰我李公以神明之化大賴于虞人虞人陶然歌詠其德官則敬去則思山川鬼神猶懷之

況于人乎乃咨羣寮興去思之頌縣丞王彥暹員外丞
魏陟主簿李詵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
而成相與採其瓌蹤茂行俾刻石篆美庶清風令名奮
乎百世之上其詞曰

激揚之水兮白石有鑿李公之來兮雪虞人之惡厥德
孔昭折獄既清五教大行殷雲雷之聲既父其父又子
其子春之以風化成草靡乃影我崗乃雨我田陽無驕
憊四載有年人戴公之賢猶百里之天棄余往矣茫如

陞川哀喪惠博掩骼仁深苦井變甘凶人易心三柳勿
剪永思清音

為寶氏小師祭璿和尚文

年月日某謹以齊蔬之奠敢昭告于和尚之靈伏惟和
尚降靈自天依化遊世角立獨出嶷然生知鳳凰開九
包之翼豫章橫萬頃之陂始傳燈而納照因落髮以從
師邁龍象以蹴踏為天人之羽儀紹釋風於西域迴佛
日於東維若大塊之噫氣鼓和風而一吹熱惱清灑道

芽榮滋走吳楚以宗仰將掃地而歸之嗚呼來無所從
去復何適水還火歸蕭散本宅寶舟輟棹禪月掩魄痛
一往而無蹤愴雙林之變白某早承訓誨偏荷恩慈忝
餐風於法侶旋落蔭於禪枝號無輟響泣有餘悲手撰
茗藥精誠嚴思冀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

為宋中丞祭九江文

謹以三牲之奠敬祭于長源公之靈惟神包括乾坤平
準天地劃三峽以中斷疏九道以爭奔綱紀南維朝宗

東海牲玉有禮祀典無虧今萬乘蒙塵五陵慘黯蒼生
悉為白骨赤血流於紫宮宇宙倒懸攙槍未滅含識結
憤思剪元凶若思參列雄藩各當重寄遵奉天命大舉
天兵照海色於旌旗肅軍威於原野而洪濤渤滴狂飈
振驚惟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樓船先濟士馬無虞
掃妖孽於幽燕斬鯨鯢於河洛惟神祐我降休于民敬
陳精誠庶垂歆饗

李太白文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文集卷三十

附錄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嵩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

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
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
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
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顙波天下質文翕然一
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
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
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
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

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
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謔之
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
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謔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
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
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
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

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藁
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論關雎之義始愧
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
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
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于西南劔門上斷橫江下
絕岷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
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縣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
羲造書契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
粃建安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
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白久
居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
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呼為
謫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數百篇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為
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

人以張垫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祿位拘
常人橫海鷗負天鵬豈池籠榮之顓始名萬次名炎萬
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
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蘊藉曾受道籙于齊有青
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及數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
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又長揖韓
荊州荊州延飲白悞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荊州大
悅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

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于宋
間携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駿馬
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波
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顓平生自負人或為狂白相見
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
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顓為集顓今登第豈符言耶
解携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臨焉謫居夜郎罪
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為長沙汨羅之儔路遠

不存否極則太白宜自寬吾觀白之文義有濟代命然
千鈞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時議者柰何以白有叔夜
之短儻黃祖過禰晉帝罪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
蓋於子夏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顓於絳偶然得
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顓
作顓訓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
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付男
平津子掌其他事跡存於後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
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
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為
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秘監聞於
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
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
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
新墓碑亦略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

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

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

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

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
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
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
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
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
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州
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
將換則遞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歛繡巾重拜上自

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欲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

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
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爾傳中漏此三
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及
一杯水蓋歎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
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
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
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柰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
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在饒雷州中

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嗚呼姑孰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為王師下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賢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亡矣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於人而侔於天哀哉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
往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
不事產業名聞京師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
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為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迹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
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
輶軻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

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
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
其命悲夫全白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
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遊秦志好為詩
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冥遂表墓式墳乃題
貞石冀傳於往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門履文
書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

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
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入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
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
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
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
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
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
僑為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

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

衣恩遇前無比，傳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

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
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
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
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
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
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
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
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

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
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
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
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
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
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
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洒掃訪公之子孫故
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

劉勸之妻皆編戶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儼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泣，然因云：先

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
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
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
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
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
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
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

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勲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局一表于道

一作通

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譴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
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
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
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
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
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庫風雨侵新宅夷塏
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
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

名不虧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故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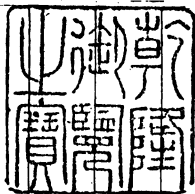
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睫
紛擾菌蠢羈絆蹂躪之比又嘗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
陽於行伍間為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
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常心許劒舞
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
文高其氣雄世稀其本懼失其傳故序傳之大和初文
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為三絕贊公之詩歌與將軍劒舞
洎張旭長史草書為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

相投龍虎兩合可為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名德稱占其官謚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以學行文翰俱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予嘗過當

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圖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寫訪
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
之為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
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讚志公云水
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為
作者附於此云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潞水草堂南遊
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
濮州郵城縣尉李劭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

元宥實備洒掃留綿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
二人一娶劉勸一娶陳雲皆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
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
俾專洒掃事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
落青山白雲共為蕭索巨竹拱木如公卓犖天長地久
其名不朽此為祭文寫授元宥又為碑曰

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
五字而已



李太白文集卷三十